



平凡的妇女

蒙尼卡·费尔顿 著

平 凡 的 妇 女

中 国 妇 女 杂 志 社

1958年·北京

215/1

平 凡 的 妇 女

集体翻译 黄品长等校订

*

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 (北京史家胡同)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72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

统一书号: 3054·3·850×1168 公厘 1/32·5 印张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400册 定价: 0.45元



引 言

將來，到了要写下我們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未來的男男女女將會回顧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把它看成是人类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轉折点。各种文字的历史書籍都会叙述：英、法、美、苏四大国政府的首腦怎样在日內瓦聚会，并且同意去寻求能夠真正消除使世界陷于分裂的各种意見分歧的途徑。未來的男女学生將會讀到：全世界各国人民曾經以極其滿意的心情，甚至抱着更大的希望，去迎接日內瓦會議的成就，因為他們相信战争的阴影終久会消逝，而和平、国际安全与全世界裁減軍备的新时代即將开始。他們也会讀到：某些国家拥有权势的人物曾經不擇手段，一再企图扭轉历史的进程与扼杀已經为大家所熟悉的日內瓦會議精神，并且企图恢复强权政治的禍害，和日益加緊的軍备竞赛的危險，以及后者所帶來的一切可怕的后果。

* * *

世界上真誠地追求和平的力量与竭力导致战争的力量正进行着斗争，將来的历史將會說明这一斗争后期各个阶段的情况。我們知道，如果和平力量不能贏得胜利，那末人类就沒有前途可言，沒有历史可写，同时人类悠久的經歷也將变得蕩然無存，剩下来的只是数以千計的城市和几百万个乡村的廢墟。因为这些城市乡村將會遭

到轟炸，沾染着原子灰塵，並且由於某些人的意志而被摧毀掉，這些人爲了一心一意想摧毀別人，將不惜毀滅自己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這個可怕的前途仍舊需要予以排除。毫無疑問它是一定會被排除的。當我們已經穩固地贏得了和平，當未來的孩子們回顧既往（對我們來說還是現在）的時候，他們不但會讀到關於日內瓦會議和在政治家之間舉行的一些其他會議的情況，也將會讀到各國普通的人民爲了未來的世世代代爭取生活和幸福的前途而努力工作、努力鬥爭的情形。

他們將會讀到個人、小團體、大組織的成員、許多具有不同國籍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見解的人們的活動情況，所有這些人是由於對人類的未來具有共同的信念而團結在一起的。他們將會知道：每個國家的婦女們——農村婦女、產業女工、職業婦女、家庭婦女，以及帶着小孩的母亲——在要求她們政府取得協議來禁止核子武器的製造與使用、裁減軍備、保障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安全等方面曾經起過巨大的作用。他們將會記住：就在大國領袖之間舉行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的前幾天，在距離日內瓦湖一小時路程的洛桑城，舉行了保衛和平、爭取兒童的安全與幸福的第一屆世界母親大會。他們將會想像這次偉大集會的情況，而在这次會議上一千多個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婦女聚集在一起，討論她們的問題，並且考慮她們自己以及她們所代表的婦女如何才能最有效地爲和平而進行工作。他們對於使會議有召開可

能的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会员——从国际妇联書記处柏林总部的工作人员一直到散佈在五大洲各城鎮、乡村的无数的地方書記处人員——的勇敢和工作精神，将会感到惊異和欽佩。他們在沒有战争，对前途毫無恐惧的世界里，将会以他們自己的生活和他们周围人民的生活去衡量世界母亲大会的成就，他們將認為世界母亲大会是全世界朝着和平与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 * *

本書不是大会的記載，也不是关于大会經過情况的报道。有关大会情况的正式报告正在編纂中，内容包括发言、決議以及各种工作委員会在几次大会休会期間完成的文件。我写本書的目的要小得多。我只想叙述到洛桑去开会的某些妇女以及其他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去的妇女的生平事迹，从而說明世界不同地区的普通妇女为了爭取她們自己和她們孩子所需要的那种生活，今天正在做些什么工作。本書所描述的情况难免是不全面的。在大会开会的一个星期中，很少有时間可以安靜地、悠閑地进行談話，而只有这样的談話才可能使得一个妇女去追忆往事，和叙述她一生中的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除她本人以外，对別人來說也具有突出而宝貴的意义，我們时常必須克服語言上的障碍。有时，談話开始几分鐘就給打断——因为講的人和听的人双方都有事情，因此也就無法繼續談下去。有时找不到有空的翻譯員。有时，有些人聚攏来听我們談話，而說話的人尽管

很願意讓全世界都知道她的經歷，但在六、七個活躍而親切的聽眾面前她却害羞起來，講不下去了。

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限制；也正因为如此，我只能寫出十三篇故事，在六十六個派遣代表到洛桑去的國家中只涉及到十五個國家，還有許多故事，我只聽到其中的一些片斷，但我希望將來能知道得更充分一些，好把它們寫出來。當時的情況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抓住每個空閒時間，不放过每個機會，因此我在這裡所收集的故事，只是統計學家把它叫做“偶然實例”的那類性質的東西，而本書也只能在這樣的程度上，忠實地表現了到洛桑去開會的婦女以及使會議能夠召開的婦女。這本書里所提到的婦女，很少是著名的人。在和我談話的人中，沒有一個把自己假想為一個女英雄。然而，就某種意義來說，她們每一個都是英雄人物。她們認為自己是普通婦女，正因為她們感到自己很普通所以才使得她們變成那麼重要；因為世界的前途正是依靠着千百萬個這樣的婦女。

* * *

這裡的每個故事都是真實的，我也盡量按照我所听到的那種情況寫下來。大會是在“瑞士飯店”大廈舉行的。這是一座現代化的大樓，靠着山坡，俯視着洛桑城。裡面有好幾個餐廳、一個酒吧間和許多供休息和談話用的房間，舉行大會的會議廳也就在這座大樓里。讀者可以根據這樣的環境去想象熱心而可愛的瑞士婦女歡迎來自各國的代表，並使她們感到舒服的那種情景。

在去开会的妇女中，大多数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的；很多人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或乡村。但是，大家很快就打消了羞涩的表情。不相识的人彼此象朋友一样地互相招呼，语言不通的时候，大家就用手势来代替。

在会议厅里安装着扩音器，发言可以同时译成世界上六种主要的语言。发言人时常由于言辞的简洁坦率而深深地打动人心，因此在讲台上发言的人和台下毫不疲倦地倾耳谛听的听众之间产生了一种个人接触的真实感。在大会的休息时间，走廊上、餐厅里以及在大楼外边阳光普照的广场上，到处都是各种不同年纪的妇女，从年纪很轻的一直到年纪很老的。她们穿着薄薄的夏装，或者穿着本国传统的服装，一同谈话，唱着她们的民族歌曲，相互教授民族舞蹈。常常在欢乐中突然有人悲伤起来。代表中有许多人亲身经历过战争所带来的最痛苦的遭遇：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以及她们最宝贵的一切。

然而，压倒一切的会议气氛既不是悲伤，也不是欢乐，而是决心和庄严的信心：那就是对于妇女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发挥的伟大力量的信心；对于这种力量应该用来为世界各地的母亲和孩子、为整个人类的大家庭争取和平与幸福的将来的决心。把她们的经历告诉我的这些妇女，已经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了这种信心和决心。有些人，例如第一篇里的那位美国妇女（她没有能参加美国代表团去开会，原因已经在文中说明），几乎刚生下来就接触到政治。另外一些人，象从约克郡来的英国妇

女和从新西兰去的农妇，只是在認識到战争对自己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以后，才奋发起来参加了爭取和平的事业。还有一些人，象从长崎去的妇女，曾經在自己的生活中尝尽了战争的恐怖，因此就坚决不願再使任何人遭受她們所受过的灾难。

她們都在这里。請她們自己談吧。

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倫敦。

目 录

引言	
我的美国	1
刚觉醒过来的人	14
非洲啊！乘我們活着的时候回来吧！	27
阿吉尼斯	39
从长崎来的一位妇女	52
喜欢讀書的人	64
有着同样經歷的兩位农妇	77
我們的国家成了我們的監獄	90
一位普通的妇女	99
做小販的女人	111
一个英国人的故事	122
我們爭取到的自由	132
希臘的女兒	141

我的美国

我不能去。

我希望我能去。听起来，这话很奇怪，是不是？“一个保卫儿童、反对战争、争取裁军和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世界母亲大会……”是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在恰当的地方，恰当的时机……就在洛桑，同时恰恰在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的前夕……。四个首脑人物和一千个（或许是二千个？）普通妇女……。象我一样的妇女……。可是，我不能去。我们要到八月才有假期。我如果要求任何特权，那是不合理的。也许我们可以派别人去。但是，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使我更愿意去的了。

不，这句话并不十分正确。我宁愿回家去，回到纽约去。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在伦敦住了快一年半了，我爱伦敦。在我工作的那个工厂里，充满了不论你在什么地方所能遇到的那些最优秀的妇女。她们是了不起的妇女，懂得人情世故，并且也很和善，又很有风趣。她们尽一切力量——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力量——来使我感到我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仍旧怀念家乡。这是很自然的。在我来这儿以前，我一直住在纽约，而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再没有一个象纽约那样的地方了。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我可以在任何别的地方定居下来。虽然杰克是生在美国的——这就是他们可以按照麦卡伦法案将他撵出来的原因——他也爱美国。我们的美国。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去的。我们两人都要回去。你知道，这里的人们常常谈论好的美国人和坏美国人，但是，我生平所认识的大多数人——不管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都是有长处也有短处。我自己也是

这样。我并不是圣人。然而我还知道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美国。不管事情怎么样，我从来也不怀疑，我們总有一天是会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美国將不会是我出生时的那个美国。我的家属住在紐約一个貧民窟的公寓里。我小时候，我的父亲时常失业，我們一连好几个月都得靠救济过活。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怎样維持的。現在回顧一下，我覺得她簡直是創造奇迹。我們的生活过得還不錯，我从来没有餓飯的时候。可是，我很瘦，按我的年紀來說，長得很矮小。在家里，我总象一只老鼠那样，坐着，听着，但从不說一句話。可听的話总是很多。我父亲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动不动就談論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总是如飢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話，虽然我从来也不提出一个問題，我总是把他講的东西和我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来对比一下。有趣的是：只要我一走出自己的家和別的孩子們开始在街上玩耍时，我总做領袖。我常常組織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团体，想出一些規則，然后使同伴們把我选成永久性質的主席。在学校里，我也过得很愉快，虽然我並沒有学到很多东西。我一到可以离开学校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在这以后的兩、三年中，碰来碰去找过一些沒有出路的职业。那时候，我唯一真正放在心上的事便是跳舞。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跳舞；虽然我覺得自己远不如別人，因为我又瘦又小，但凡是我要的舞伴，总能找到。当我爱上后来成为我第一个丈夫的那个男子的时候，我还只有十六岁。他年紀比我大得多，長得很漂亮，是一个象我父亲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所有到我們家里来的女孩子都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人物。我也这样想，并且，得到了胜利。至少，我認為我是胜利了。

但是，事情的結果并不太妙。当我的兒子生下来的时候，我只有十七岁，兩年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女兒。到那时候，我已长大成人，發現我身边不只是有兩個孩子，我有三个。我丈夫

年紀已經三十多了，但是還沒有成熟，而且我开始感到他是永远也不会成熟。我們跟我的父母同住，大家都靠領失业津贴过日子。我丈夫总是幻想一些可以使我們发财致富的計劃，可是从来也沒有成功过。最后，我們分开了，两个孩子都留給我來撫養。

他們都是很可愛的孩子。虽然我还很年輕，但我却認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母亲。我們之間的关系一直是很亲密的。現在他們在美国，我在这里，我非常想念他們……把他們养大可真是一场艰苦的斗争，然而，我們在一起过得很愉快。即使当我一貧如洗，用分期付款办法买来的家具都給搬走，我們不得不睡在地板上的时候，我們还是高高兴兴。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我母亲就看管孩子。我一有机会仍旧去跳舞。但是当我大了起来，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对政治发生兴趣。当我二十岁时，我突然專心注意黑人問題。社会主义党曾經提出一个綱領来反对他們称之为“黑色与白色沙文主义”的东西。我喜欢这些字眼，但是我并不确切地了解沙文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到处提出這個問題，想把它弄清楚。有人給我一本共产党印发的小冊子，里面說根本沒有“黑色沙文主义”这回事，因为黑人所努力爭取的只是要求得到普通的人的待遇。尽管我从小受到社会主义的教育，可是我却是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見长大起来的。我还記得，当我快八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無意中提起他和一个黑人在一起吃飯，我簡直吓呆了。当我讀到这本小冊子，我感到自己一生好象都活在夢中。我猛然惊醒过来，下决心要做点事情。我立即出去，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不久，我就象爱上我第一个丈夫那样热情地爱上了社会主义，如果可能的話还要更热情一些。所不同的是这种热情是持久的。我現在已經快四十岁了，但我的政治思想还象二十年前那样对我具有重大意义。所幸杰克和我的孩子們对事物的看法和我相同。虽然我想如果杰克的思想和我不同，

我就不会跟他結婚……

那时候，我是一个狂热的人。我把我所認識的每个人都拉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我知道怎样去爭取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留住他們，因此他們大多数都耽擱不长久。我常覺得似乎没有什么我所不能做的难事——或者說，我所不敢嘗試的难事。你知道紐約是个不夜之城，我常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站在街头卖“工人日报”。我喜欢这样做，甚至当我冻得别人会听见我牙齿发战的声音时，也是如此。我经常由于卖出的报纸超过以前任何人所售的份数而得到獎賞。我一直在学习，多半是从經驗中学习。即使我能够安定下来念書的話，我想我所学到的东西也不会有我从工作中以及从听那些比我見聞广博的人們的談話中所学到的那么多。我现在回想一下，覺得我真正是在运动中长大起来的，在参加运动中增长了知識，发展了思想。当然我犯过許多錯誤；而当我一旦发现自己已經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妇女，并且对世界有所了解的时候，我自己也跟别人一样感到惊奇。我也一直在賺錢撫养孩子，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有一个时期，我教授交际舞。后来我又駕駛旅行車，送兒童上学，接他們回家。在这以后，我便安定下来，去办公房里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結了婚。

如果我要把过去十五年左右所做的事情都告訴你，那我恐怕要講到下星期三、四——足够写一本書，也許兩本書。虽然如此，有两个故事，我必須告訴你。一个是关于斯塔伊維遜鎮發生的事；另一个是关于“匹克斯基尔”的事件。我想这里大多数人都听到过匹克斯基尔事件。斯塔伊維遜鎮在美国境外，除非在黑人中間，并不怎么出名，但是我觉得它值得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由政府津貼而为私人所有的大住宅区，这个区实施对黑人的种族歧視，不是白人就租不到一个地方。大多数居民是中产階級——教师、公務員等等，其中也夾雜着一些体力劳动者。我們中間熟悉当地情况的一些人决定：既然有些居

民确实准备真正努力去打破种族歧视，我們應該給他們帮助。有个教授，是我們成立的委员会的委員之一，邀請一个黑人家庭在暑假里到他那里去住。他这样做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但是这家黑人接受这个邀請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也許你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他們住了进去，我們就在居民中間起草了一个由他們大多数人签名的請愿書——要求准許黑人成为这一住宅区的居民。

接着，反击就来了。这位教授丢掉了工作，积极支持他的人受到被撵出那个区域的威胁。有些人当时就给吓倒了。大多数人，我很驕傲地说，却毫不畏惧。当地的一部分人有强烈的反黑人情緒，因此，这个黑人家庭不得不忍受許多騷扰和不愉快的事情。我們必須守卫着他們住的地方，因为反黑人分子們威胁要使用暴力。不論哪位母亲何时出去买东西，我們都得給她照顧；只要他們出去，她和全家人随时都觉得恐怖的事情可能正在等待着他們。他們都是好人，他們坚持这样做因为他們相信种族平等的原則必須建立起来。斗争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繼續下去，具有各种信仰的知名人士也来支持我們。在我們开始斗争以后的一年左右，当取得斗争的胜利还遙遙無期的时候，哈倫姆区发生了可怕的火災。如你所知道的，哈倫姆区是紐約的黑人区。那里的貧民窟比我在倫敦所見到的任何貧民窟还要惡劣得多，并且也拥挤得多。大火迅速地在搖搖欲墜的建筑物中間延燒开来，有一百个人家变得無家可归，也沒有地方可以棲身。就在那时候，斯塔伊維遜鎮的人民真正表示了他們对平等权利的感觉。他們自动要那些無家可归的人們和他們住在一起，有三十多家黑人搬了进去。在这件事以后，我們知道房主就一定得讓步了。我們当然仍得繼續斗争，但是我們終於促使州政府通过了一項反对种族歧视的法案。現在，你知道，在南方正进行着另一次平等权利的战斗，这次是关于教育問題的，而且这一次战斗最后也將取得胜利。在英国的報紙上你不

大看到关于这些事情的消息，但是今天在美国却有一些偉大的战士，比你根据报道的消息所設想的也許要多得多……

你一定已經看到过关于“匹克斯基尔事件”的报道。每一个人都看到过。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因此你也許已經忘掉了它的細節了。我可沒有……匹克斯基尔事件还在我的眼前，而且还不只是一种意义而已。

首先，我應該說明匹克斯基尔是哈得遜河上的一个小鎮，是一个休假地区的中心，距离紐約很近，因此人們可以駕車到那里去玩一天。那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周圍环绕着小山和树林。还有私人的野餐場地——这在你們这里的人看来，一定覺得奇怪——供人們租用，里面摆着椅子和桌子，还有举行不同种类的露天演出的舞台。一群負責整理許多美国傳統民間音乐的号称“人民艺术家”的年輕人，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替保罗·罗伯逊安排妥当在八月底举行一个音乐会。他們邀請霍德华·法斯特担任主席。你也許已經讀过法斯特描写当时情况的那本書——《美国匹克斯基尔事件》。

当法斯特在音乐会开始前一小时左右到达會場的时候，他看見入口处的外面停着几百輛汽車和一大群人。他很快就認識到这些人不是来听音乐会的，而是来阻撓音乐会举行的。当地報紙已經用最骯髒的字眼——三K党徒在南部各州以及法西斯分子在欧洲所用的那些話——来攻击罗伯逊和音乐会的发起人。報紙刊載的文章充滿了反对黑人、反对犹太人的情緒以及实际上只能称作反对人类的思想，而在會場外边等待着的那批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被人称为一群法西斯暴徒。后来发现这些人大部分是从美国退伍軍人协会来的。这个机构，正如你所知道的是一个退伍軍人的反动組織。跟他們混在一起的是各式各样的坏蛋，以及受到最惡毒的种族仇恨宣傳影响的当地的許多男女青年。法斯特在他的書里叙

述他的汽車是当晚开进音乐会會場的最后一輛汽車，以及他和其他先到的人們如何受到暴徒的襲击。这簡直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血战——而通常被称为維持法律和治安的队伍却袖手旁觀，毫不加以阻攔。战斗繼續了好几小时，只差沒有伤害人命而已。事实上，如果受到襲击的人不是那么紧紧地团結在一起，不是那么奋力作战的話，那么一定会有人遭到杀害。結果是，許多人受了重伤。当战斗最后停止的时候，发现肇事的人还沿路組織匪徒阻攔那些去参加音乐会的人到达會場。

事情还没有完。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保罗·罗伯逊是被請来演唱的。几千个人想听他唱一唱。組織音乐会的人下定决心他們不能就此認輸，而在出事以后，持有不同意見的正直人士都願意支持他們。这个會場在战斗中已被搗毀，場主当然不想冒險使他的場地上再发生一次战斗。他們找到一个新地方，还是在这个地区。这次的日期定在星期天下午。誰都覺得，这第二次不只是举行音乐会，而是具有反法西斯思想的人們的力量示威。当时距离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被击败，还只有四年，人們一想到这种思想和这种暴行竟然能在美国得势，就感到难以容忍。我們並沒有——至少我們大多数人沒有——想到又有阻攔音乐会的預謀，但是我們必須表明：有組織的恐怖主义决不能夺去上次凭占绝对优势的大多数人所获得的胜利。

事实上，音乐会开得比我們預期的还要順利。来听音乐会的有二万五千人，有些人是組成团体租用公共汽車和旅行車而来的，大多数是乘自己的汽車来的。他們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从紐約以及附近每个市鎮和乡村来到这里。工会會員在會場四周組織了崗卫，但在听众中並沒有任何扰乱的迹象。直到我們动身回家时，事情才真正发生……

我負責照料一輛从紐約裝来好几家人的公共汽車，我的两个孩子也跟我在一起。当时我的男孩是十六岁，女孩十四岁，車上还有許多更小的孩子，有的还是嬰兒。我們一出音乐会